

给失败者的情书

废物们

金陵雪 著



YZLI0890126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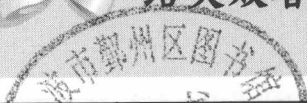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废物们

金陵雪 著



给失败者的情书



YZLI0890126319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物们:给失败者的情书/金陵雪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10053-4
I. ①废…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8786 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徐珏华
助理编辑 蔡艳菲
封面装帧 夏 芳

废物们:给失败者的情书

金陵雪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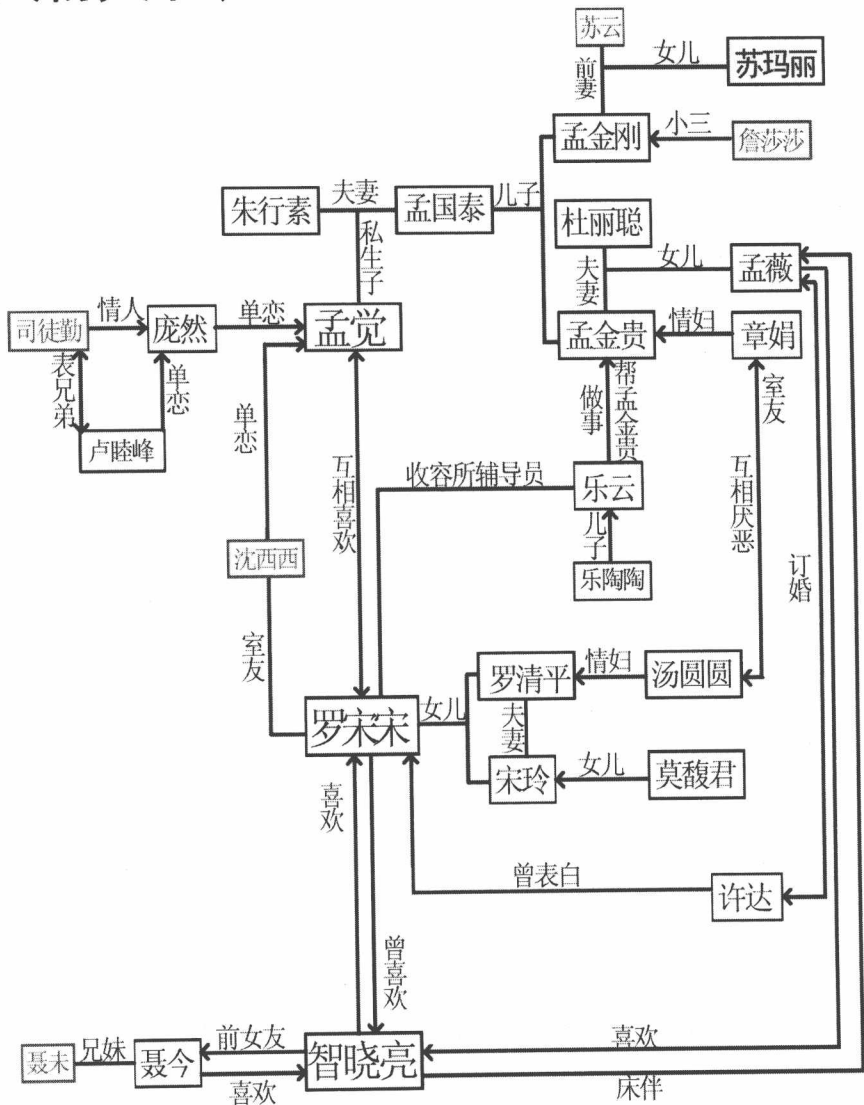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1 字数 308,000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053-4/I·908

定价 28.00 元

人物关系表



导游：小黄

罗宋宋儿时回忆中的小狗

小时候欺负过罗宋宋的流氓双骄：孙玦、胡小瑜（夫妻）

孟觉、罗宋宋、智晓亮的钢琴老师：白放

目 录

序曲	/3
第一章 出埃及记	/13
第二章 爱的克里斯汀	/22
第三章 恰空	/34
第四章 玩偶之家	/47
第五章 唐璜的回忆	/57
第六章 娜拉的出走	/70
第七章 忧伤还是快乐	/84
第八章 儿时情景·过分认真	/98
第九章 第一号E小调钢琴协奏曲	/111
第十章 降D大调圆舞曲	/123
第十一章 伦敦德里小调	/141
第十二章 负心人	/160

第十三章	似是故人来	/176
第十四章	水边的阿狄丽娜	/189
第十五章	卡农	/207
第十六章	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曲	/227
第十七章	茶花女前传	/243
第十八章	雨后阳光	/259
第十九章	祝你生日快乐	/274
第二十章	皇帝协奏曲	/305
第二十一章	暴风雨奏鸣曲	/333
第二十二章	雅克的迦可琳眼泪	/355
终曲		/361

序 曲

罗宋宋有个外号叫罗圈圈。

其实她有两条又直又细的长腿，一点也不罗圈。她不高，却是货真价实的九头身，单看照片，婀娜多姿，人人当她有颀长身形。但那个时候就是有人叫她罗圈圈。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如影随形，还特意在多媒体教室里，当着众人的面，别上麦克风向她讨要班费。

“罗圈圈，哎，罗宋宋同学，如果你愿意参加星期六的郊游活动，请交四十五块二。”

她向来坐最后一排，一只刚出笼的汤包正要送进嘴，孟觉存心是要烫死她。

“马上来。”

掏皮夹的时候豆浆又洒了一桌，灰溜溜地在众目睽睽中跑上讲台甩了五十块钱就逃。

她不是故意。父亲罗清平和母亲宋玲皆是格陵大学生物系教授，一百八十平米的复式住房，不晓得多舒适。生物系女生集中住勤勉园九舍，二十平米住六个人，她在701有一张上铺，铺盖完整，洁净清爽，不定期会去睡一两次，所以不许室友堆放杂物。

对被迫进行群居生活的大多数女生来说，居住空间同心眼大小成正比，你自私，我就要比你更自私，方不吃亏。罗宋宋这家伙相貌严肃，单眼皮，小眼睛，两颊瘦削，颧骨高，嘴角下垂，小小年纪笑起来就有法令纹，性格又萧索，班级里有任何活动，她不问，就没人通知她。

“罗圈圈，找钱。”

她直窘迫得之字型逃跑。在人看来又是做作的表现。孟觉追到最后一排。他长一张娃娃脸，真正的眼睛会笑，笑容又会杀人，牙齿洁白，酒窝可爱，左肘支在桌上，把自己的牛奶往她面前一放。

“青要山拓展，敢不敢去？”

她拿了孟觉的牛奶来喝——有什么不敢？集体活动，但凡她知道的，一定参加，即使这样，依然被打上不合群的印记，不知为何。

人人羡慕罗宋宋家境优渥，穿着打扮，举止谈吐是大家闺秀的模样。因为是左撇子，传说她一切用具，小到鼠标、腕表，大到单车、电脑，全是左手专用。

有钱人都有怪癖，她常年用一支左手钢笔和一只狭长铁皮笔盒。笔盒是古董级文具，盒面上画黑白琴键和蓝色音符，锈迹斑驳。在笔盒没有连书包一起被偷之前，她上课时常常走神，五根指头在笔盒上弹来跳去。

只有孟觉知道，这只笔盒是大师兄智晓亮送给小师妹罗宋宋的礼物。从八岁陪她到现在，爱不释手。将来死了，还要一起埋到地下去。

他们的青梅竹马，从来都是三个人。

章鹃烦汤园园，越来越烦。

她们是本科同学，刚进校就分在一个寝室，又是上下铺，初初见面，章鹃正往自己的上铺爬呢，笑容讨喜的汤园园赶紧阻止。

“啊呀，章鹃，你个头小，爬上爬下的不方便，万一摔下来了不得——我和你换吧。我高中住了三年上铺，习惯了，没事儿。”

这一损己利人的伟大举动，立刻赢得章鹃好感。乡下人实诚，无以为报，连着帮汤园园打了一个星期的开水，又每天帮她占位上课，很快两人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陌生环境里头，对一点点小恩惠就感激涕零，是人之常情。要一直这样下去两人一定成为勤勉园九舍最铁姊妹花，可惜学期还未过半，汤园园对别人说的话就漏进章鹃耳朵里。

“睡下铺不好。来个人都往你床上坐，脏死了！卫生还是小事，被人

顺手牵羊的机会太大，章鹃的电子词典不就被偷了么！”

章鹃顿时火冒三丈。她省吃俭用两个月，买一电子词典学英语，经常图省事儿就放枕头下面，没多久就不翼而飞了，汤园园还陪着她骂那个挨千刀的小偷，转过身来，她章鹃是反面教材！

损失惨重的章鹃越想越不是味儿：换床位的时候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真自私！再往深处琢磨，两人结伴以来，一直都是自己伺候着家住格陵本市的汤大小姐，打水，买饭，占位，做笔记，做小抄，班级有任何通知，如果汤园园不在宿舍，她都自己掏201卡给大小姐打电话报告——种种心甘情愿全变成了下作手腕的牺牲品，她章鹃是老实过了头，才给汤园园做牛做马这么久！

虽然对汤园园存了敌意，但章鹃并没有立刻和她绝交，朋友做成了习惯，一时改不过来，太刻意又会让人觉得自己小气，于是憋着一口气和汤园园继续做好朋友，想要慢慢地和她淡掉，汤园园没觉察，依旧使唤着章鹃，这使唤又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非常巧妙，章鹃去图书馆，必然要捎带着帮汤园园借两本书；章鹃去上课，必然要捎带着帮赖床的汤园园签到和抄笔记；章鹃去食堂，必然要捎带着帮汤园园打水买饭；章鹃去哪里，汤园园的“捎带”就跟到哪里，就是去水房，也要捎带着帮洗两个苹果，以求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

有时候章鹃蹲在厕所，会恶狠狠地想，你汤园园怎么不捎带着让我帮你拉屎撒尿呢？贱女人！

可是汤园园贱，那不敢反抗的章鹃岂不是更贱？她也恨，恨自己天生贱骨头，冲天怨气曾经爆发过一次——一个周末，章鹃想复习汤园园借来的那本英文版分子生物学，格陵大学图书馆仅有的孤本，两个人一向是岔开来用的。结果汤园园说自己早准备带回家去看了，章鹃虽然不高兴，但没说什么。

汤园园前脚走，章鹃后脚就在汤园园的枕头下面发现了那本书。

骗人也就算了，书里面夹着章鹃的电子词典！

那一刻章鹃醍醐灌顶，又有种隐隐的兴奋，促使她向另外四名室友哭

诉了一番。

“唉，我和汤园园关系好得很，肯定是她拿去用忘记还回来了，她这个人呀，就是忘性大，其他都挺好的。还就是有点娇气，自私。”

她挑了个头，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地开讲汤园园的彪悍事迹，章鹃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汤园园是公认的极品女。

“和她坐在一起吃饭，她总是先夹别人碗里的菜。吃完了还说不好吃。”

“我看中一件衣服，觉得贵了没买，她第二天就去买了来向我示威！穿了两次，居然还想九折硬塞给我，真虚荣。”

“我报了个新东方的英语班，她叫我拿支录音笔去录课堂内容，回来给她听，教材也要给她用，想出国，还一毛不拔。”

“男生就喜欢她这样的，够勤俭。而且她不是说自己的业余爱好就是烹饪和打扫么。”

“漂亮话谁都会说，谁知道真假呀！”

“不过她也是会装。外头的男生个个都说她秀外慧中，有格陵传统女性光彩。”

章鹃借了肥胆，一个电话把汤园园从家里叫过来，汤园园冷冷地听完章鹃的控诉，把电子词典的电池盖打开，内面刻着汤园园三个字，顿时反败为胜。

“这是我妈给我买的！你丢了个一模一样的，我是不想把它拿出来刺激你。”

章鹃张口结舌，只恨自己太爱惜，将电子词典保护得犹如新品。现在哪里还说得清楚？

“还不信？不是只有你能买这个型号，明白？”

说着，汤园园就气冲冲地去找发票，其余几个室友赶紧拉住。

“哎呦，真的啊，章鹃，是你弄错了吧。”

“对呀，汤园园怎么可能拿你的东西不还呢。”

“园园，别生气啦。生气就不漂亮了哦。”

个个都是见风使舵的主。章鹃当着四个倒戈的同寝女生的面崩溃了。她脑子一根筋儿，哪里想得到会是这样？

“哼，值得我生气么？”汤园园冷冷转身，尽显女王风范，“趁我不在就翻我的床铺，真没有教养。算了。我不和你计较。”

电子词典事件之后，章鹃在汤园园的面前根本就抬不起头，也不敢再对她的发号施令有任何异议，陆续地，寝室里其他四个女生都因为汤园园太过极品而搬出去住，只有章鹃碍于淫威留下，忍气吞声地继续做汤园园的女佣。

汤园园烦章鹃，越来越烦。

刚刚入学的时候，章鹃笨手笨脚，连上铺都爬不上去，汤园园一片好心，和她换了床位，反正她自己也喜欢睡上铺，安静。

谁知道这个乡下人从此就贴住了她，帮她打水，水瓶摔了；上课占位，总是第一排吃粉笔灰；抄笔记字迹潦草，打饭里头总有肥肉，她想着大家是要做四年室友的，统统忍下来，还好心提醒了她几次，说睡下铺要注意安全，贵重东西不要随便乱放，大学校园里头也有偷鸡摸狗之辈，得当心，但章鹃总是过耳就忘。

为了教训章鹃的忘性大，汤园园把她的电子词典藏了起来。谁知道章鹃立刻敲锣打鼓诏告天下，说自己电子词典被偷了，这不是侮辱她汤园园的人格么！她汤园园是什么人？需要偷她的东西？章鹃倒好，还趁她不在翻她的床铺，幸好她早有准备——你不仁，我不义。大家都是同学，还是上下铺的关系，应该守望相助，可是叫她帮点小忙简直一张脸耷拉得快到胸口，除了好脾气的自己，谁愿意和她来往？外表挺清秀一小姑娘，谁看得出她吃饭吧唧嘴，大号不冲水，一个月洗一次衣服，从来不打扫房间，还一天到晚看那些营养不良的小言——真以为自己是灰姑娘啊？有睡觉打鼾，汗脚，爱放屁，臭不可闻的灰姑娘吗？

不经她的允许就上她的床乱翻，这一点尤其可恶。

“她堆在水房的衣服都发酵了，真可怕。”

“有生理期不冲厕所可怕？头发全堵在水池子里，从没见过她清理过。”

“她特别喜欢用眼白剜人，剜得我心里拔凉拔凉。”

“以为自己特高傲，其实就是阴沉，不合群。”

“嚯，在男生面前可会装单纯了。说真的，她在男生面前吃饭从来吧唧嘴也不放屁，跟朵莲花似的——敢情这都是可以控制的哦？”

综合起来就是人矮心毒。其他室友对章鹃也是意见大得很，受不了纷纷出去租房子住，只有汤园园看她可怜，于是留在勤勉园九舍701，不然章鹃非得睡在垃圾堆里不可——她不指望章鹃能知恩图报，别恩将仇报就行。

汤园园和章鹃，从各自角度出发，都是对方眼中的极品货色，这正是他们可以维持四年友谊的最大推动力。

虽然憎恶对方，但也绝非到了有你没我的地步，只是好处常常被淹没在强烈的厌恶之下，而章鹃对汤园园的反感，终于在毕业前夕到达了巅峰。

章鹃专业成绩相当好，年级排名前十，早早被全院最好的综合实验室要去做毕业设计，汤园园成绩不如章鹃，但为了争一口气，二话不说，也跑去面试。

罗清平教授喜欢活泼的女孩子，而且汤园园面试的时候，隐瞒了自己正在准备GRE和托福考试的事实，非常诚恳地说自己想要跟着罗教授多学知识，一定会天天呆在实验室里，哄得罗清平心花怒放，留下舌灿莲花的汤园园，刷了根本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章鹃。

章鹃接到通知，措手不及，只好顺从导师安排去综合实验室下属的酶学实验室报到，天天面对更年期的宋玲教授和内分泌失调的罗宋宋老师，就连买一包卫生纸也要打报告申请！

春风得意的汤园园还总对她绘声绘色地描述综合实验室是如何如何地有钱，做毕设的学生一个月有三百块补助，每个周末都聚餐，长假旅游的

计划已经提上议程，汤园园都往寝室拿了两三次洗手液和洗衣粉了。

“虽然大家都说药理实验室帅哥多，许达，江东方，但最帅的还是在我们实验室。”

章鹏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汤园园在说罗清平教授。

人人都说罗清平教授像格里高利派克，他索性天天打扮得风度翩翩，往那里一戳，淡定从容，高贵傲慢。

他也确实有资格傲慢。罗清平三十八岁成为博士生导师，十年内在国内外著名专业杂志发表了多篇文章，手头有超过三千万的基金项目在跟进，他是生物系男子篮球队总教练，他是明丰药业技术总顾问，文武双全，无懈可击。

同时他也是生物系四大名捕之一，教授课程的通过率是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每四个人挂一个，但这丝毫不损他的光环，每一届照样有无数女生前赴后继，旁听他的《分子生物学》英语课程，只为听他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孟觉师兄毕业走掉好多年。”章鹏故意不按照汤园园的剧本来，“我怎么知道最帅的是谁。”

孟觉的大名在生物系也是如雷贯耳。

他入学那一年，明丰药业的孟国泰捐了三十亩试验田给格陵大学生物系，硬将自己离一本线还差三分的小儿子塞进来。迄今试验田前的宣传栏里，还贴着孟国泰与校长，院长的合影，三人笑眯眯地站在一望无际的试验田前，孟国泰摆出了一个OK的手势——这就是后来流传不息的“三分=三十亩”的传说。

本来大家对这种用钱砸人的恶霸充满鄙视，更加不会对孟觉有什么好感。但很快教务处传出风来，这小财主之所以总分不好看，是因为没有去考最后一门的英语。当然，在这先倨后恭的态度面前孟觉很淡定，只在罗宋宋面前郁闷地放过“分估得不准，以为够一本线才没去考英语”这种嚣张的话语。

“那你不考英语，去干嘛了？这是高考啊。天灾人祸都要战胜它。”

罗宋宋倒是实实在在超过了分数线，但是谁叫她爸妈在生物系工作，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一定也是调剂进来，没有人会去关心她的分数。至于孟觉，他的长相极富欺骗性，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一副乖乖仔的阳光大男生模样。大学生活轻松愉快，孟觉虽是富家子弟，但在人面前还是相当随和，没有什么心机和架子，动静皆宜，擅长篮球和钢琴，至于男生最爱的电脑游戏，他是样样精通，贪玩得要命，人送外号神勇无敌小衙内，私底下又有人叫他粉红兵团孟参谋，男女通吃，老少咸宜。

他和罗宋宋是同班同学，三年前一起毕业，罗宋宋留校做了老师，孟觉考了当时最热门的公务员，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杀进最炙手可热的格陵市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据说上班之后他就真的堕落了，天天领着一群地痞流氓上街收保护费调戏良家妇女什么的——反正明丰是明星企业，纳税大户，就是养一百个游手好闲的孟衙内又如何？

但汤园园想说的当然不是孟觉，而是更有成熟男人魅力的罗清平。

“罗教授对学生真好。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复习英语，他很爽快就同意了。”

成熟男性对尚未踏进社会的小女生来说，总是有着致命杀伤力。若是再加上一个不美满的家庭，那就更值得疼惜。整个生物系都知道罗清平的夫人宋玲是泼妇，女儿罗宋宋是废物，罗清平在这样两个女人的身边生活，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章鹃刚因为在实验室私自玩电脑游戏被宋玲骂了一顿，罚扫一个礼拜的清洁——听了汤园园的话，岂不是更郁闷得要命？

“唉，本来我也可以去综合实验室。可惜。”

章鹃话里有话；汤园园没接茬儿，吸了吸鼻子，眉头很快打了个结。

“章鹃，你是不是又没冲厕所？臭死了！”

章鹃理亏，不能拉着汤园园责问，冲完厕所后恨得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上给汤园园买豆浆的路上，看见食堂外宣传栏里那张俄派钢琴手智晓亮世界巡回演奏会的海报。

其实那两张海报几天前就已经贴在那里，最近天气不好，风大，吹着

尘土飞扬，一天晚到灰蒙蒙，海报是酒红色的底，一架黑色三角钢琴，金色的斯坦威标志，智晓亮象牙色的英俊面庞在一片暗淡中熠熠生辉，优雅无双的气场，令人浑身一震。

人人都说格陵历史太短，是文化沙漠，年纪轻轻便夺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第一名的智晓亮是沙漠中的绿洲，就连办假证放高利贷四六级包过卖隐形耳机的都很给面子不往海报上贴牛皮癣，这是谁胆大包天，居然敢在智晓亮的脸上涂鸦？

魔鬼角，黑眼圈，猪鼻子，三八痣，前两天还在意气风发对着来往学生微笑的智晓亮，变得如同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一样不堪。

对心思敏感脆弱的章鹃来说，没有什么比看见美的摧毁更令人心痛的事情了。一想到格陵大学不仅有偷电子词典的鼠辈，还有践踏艺术的败类，章鹃就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比如，买张演奏会的票去捧智晓亮的场，以彰显自己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持。

于是节俭的章鹃辗转买了张最便宜的看台票准备去接受心灵洗礼，汤园园素来对下里巴人追求阳春白雪嗤之以鼻：“哼，你一定会后悔。”

我后不后悔关你汤园园什么事？章鹃头一次在汤园园面前有了精神上的优越感。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演奏会前一天晚上，汤园园笑嘻嘻回到宿舍，拿出一张票在章鹃眼前一晃。

“你看这是什么？”

汤园园得意洋洋地把门票挥得像面小旗帜。

“今天下午我在实验室上网，校内网的二手版面有人发帖说转让一张智晓亮钢琴演奏会的门票。”

格陵大学的校内网是格陵市最大的校园论坛，自从由格陵市最大网上社区Interron负责日常维护和监督后，不仅仅对本校学生开放，也有兄弟院校和社会人士发帖留言，难免龙蛇混杂。

“假的吧！”章鹃脱口而出，“门票早就卖光了，哪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我也这么想来着，可你知道发帖的是谁——罗宋宋！反正都在生物系，她要骗我也跑不掉，于是第一个冲到你们实验室把票给拿了！人情票，不要白不要。”

章鹃这才知道为什么今天下午会在实验室里看到汤园园，原来是拿票！她不是说看帅哥弹棉花划不来么，干嘛还要凑热闹？

“小罗老师倒是不会卖假票。”她酸不拉几地问，“第几排？”

“喔，一千八百八十八元的贵宾席。”

“你花了一千八百八十八？！”

“笑话！人情票，白送我才要。”汤园园打开衣柜挑衣服。“明天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大剧院。不过你得自己回来，我看完直接回家。”

章鹃气得迸出一串屁来。最好的票，罗宋宋就这样白送给汤园园，她是不是冒傻气？

有些人什么都不做，就讨人喜欢，比如孟觉。你要说他对待同学、朋友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实在是说不上来，但大家都记得他，称赞他。有些人什么都不做，就让人厌烦，比如罗宋宋，虽无过错，面目可憎。她学琴时数次被音乐学院的学生挑衅，但从未主动与人斗狠；她读书时被全体室友排斥，但从未主动与人交恶；到如今她工作了，从未帮着宋玲辱骂学生，从未克扣他们的工资，从未伤人，从未害人——但大家说起酶学实验室，总要咬牙切齿地将宋玲和罗宋宋放在一起骂。

只不过因为她空顶了个“罗清平之女”的头衔，其貌不扬，木讷呆滞，名不副实，尸位素餐，实在叫人恨死。

章鹃最看不起这类寄生人，二十多岁还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当然，她全然没有想过她所欣赏的帅哥孟觉似乎也是这种人——大家对同性都是比较苛刻，可以理解。

不过，罗宋宋和汤园园还真是极品对极品。章鹃这样想着，恶毒地笑了。对自己并没有参与到这两个极品的交易中去，感到很满意。

第一章 出埃及记

被罗清平打电话的声音吵醒之后，罗宋宋翻了个身，呆滞地望向墙上的双子座壁灯。

她揉了揉眼睛，然后开始活动右手。握紧，放开，握紧，放开，依次弯曲手指，作出各种数字手势。

这是习惯动作，也是必做功课。每天刚醒来时她的右手都僵硬如同一块铁饼，慢慢活动开才能将一天对付过去。

双子座壁灯就像一条风干的鱼，挂在墙上数十年如一日。下面放着宋玲昨天刚刚搬进来的台式电脑，正好卡在她的梳妆台前面——没关系。反正她甚少有对镜贴花黄的心思。

电脑当然不是给她使用。只是罗清平和宋玲的书房刚刚配了一台最先进的四核，这台报废了。

再大的房子，也放不下宋玲越积越多的废弃家具，她又什么都不肯扔——罗宋宋栖身的阁楼就成了废品集中区，可以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逼仄。

罗宋宋昨天睡得不太好，噩梦连连，现在仍然不太清醒。不如用被子蒙住头酝酿睡意，或者那时罗清平能打完电话，她可以再睡一会。但宋玲已经起来了，正在做卫生。如果她心情碰巧糟糕，恐怕会找罗宋宋出气。

二十多年来，宋玲那两片嘴唇上下一碰，依然还能让女儿不战而栗。

如果把房门锁上，换片刻安宁……但这在罗家是大不敬的行为。罗宋宋胸部发育迟缓，十四岁才开始有胀痛变大的迹象。一次洗完澡后，宋玲